

第三集

将家子

第四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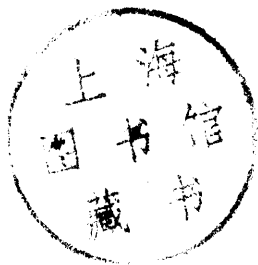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8424B

小 說 林

章目

- |    |    |    |     |    |      |    |    |     |    |
|----|----|----|-----|----|------|----|----|-----|----|
| 章目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三  | 二   | 一  |
|    | 兒戲 | 高蹻 | 蔓蘿園 | 歡聚 | 夜迷失道 | 受欺 | 猴戲 | 記憶法 | 墜樓 |



~~233878~~

十 跌傷

十一 騎麥堆

十二 安靜之由

十三 帖奴

十四 耶蘇生日

十五 奇諫

十六 小馬

將 家 子

---

# 將家子

## 墜樓

革革。履聲自樓疾奔而下。克察。有聲如五石瓜墜於地。既而寂然。維時博萊沙白之參將與其夫人方坐於堂。維時時方溽暑。參將衣輕服。憑几閱報。夫人坐於傍。倚窗乘涼。聞聲。夫人驚而起。呼曰。柯撤墜矣。柯撤必自樓墜也。是兒其負傷哉。言時已趨而至門。方拽鈕欲出。忽又訝曰。是兒何無聲。余不知是兒今且何若。參將亦起。行且語曰。卿思是兒無聲。必且號跳而出。然卿無驚。小兒筋骨軟弱。當無妨。惟我儕庶出一視者。二老啟門。夫

## 將家子

人出急視之。則見一七八歲小孩。方坐樓級下地氈上。笑容滿面。如無事者。門甫啓。直跳而起。趨至夫人前。呼曰。大母孫兒可出乎。奶姆言天氣炎暑。稍涼可出。天涼也。未其實。天熱何畏。夫人是時。餘驚未息。似未聞者。乃呼曰。柯撤爾驚殺爾祖母矣。余思爾自樓墜下。必負傷半死矣。柯撤曰。孫兒實墜下。孫兒下樓跑太急。跳三步。遂仆而墜。然無大傷。大母孫兒可出乎。夫人曰。容余視爾膝。嘻。爾膝碎腫。皮擦破矣。速至爾奶姆處。令渠敷治。爾傷處。柯撤焦急曰。大母孫兒。芟芟損傷。何謹慎。乃爾脫令孫兒腿膝稍腫。便卽呼擾將來。何以當兵。大父孫

小 說 林

兒言非耶。參將掀髯微笑曰。尙是參將貌。正肅。長髯拂胸前。正身嚴視。一望而知爲老於指揮者。旣而曰。柯撤爾聽者。爾今日顛墜。致驚爾祖母不安。自今以後。爾慎勿狂奔顛蹶。累汝祖父母驚慌。參將言畢。柯撤忽點頭曰。大父之言。適與我父親言合。父親言凡勇兵須敬禮婦人。及頽唐老人。夫人聞言。不覺失笑。夫人雖膝下兒孫滿前。然鶴髮童顏。精神矍鑠。尙非其孫所謂頽唐老人者。未幾二老重入。偕坐於堂。柯撤侍於中間。柯撤碧眼秀眉。廣頽捲髮。目有英采。面多笑容。爾時復問其祖母曰。大母許孫兒也否。夫人曰。爾何以專欲外出。外間

將

家

子

日光烈於火也。柯撒曰：涼風已來，孫兒須出放紙鳶。福蘭革下午不上學，且來助孫兒也。夫人曰：福蘭革耶？是子不可與交。是子粗浮，爾思非耶？柯撒曰：大母言然。特是人爲放紙鳶聖手，渠來勝於無人。柯撒言後，夫人愛孫心切，不欲令柯撒居家鬱悶，遂點首允諾。惟囑其乘涼，須在樹蔭下。柯撒聞命，恍如得赦，才出門，便大呼狂噪。若不覺酷暑之威者，柯撒去。二老仍冥然坐，然二老之心，若隨其孫兒俱去者。柯撒之父方在印度爲武員，二年以前，其母復死。柯撒乃來，憶萊沙白，由其祖父母撫育。二老年已老邁，樂有兒孫繞膝，供隨笑語。參將又



謂柯撒聰慧勝於乃父。以故夫人鍾愛益甚。柯撒有妹名杜。列年少於柯撒一歲。貌佚麗。神莊重。與柯撒友愛。純篤。嘗呼柯撒爲英雄。崇拜甚至。每聞其兄語。必敬從。無。雖。違。且。兄。侮。弄。之。亦。不。顧。惟。經。其。兄。侮。弄。後。必。刺。刺。聲。數。其。過。卽。經。二。老。訶。責。其。兄。後。仍。譴。數。之。不。稍。恕。然。柯撒健忘。經譴責後。無多時。已故態復萌。直待其奶姆來指破。始已。其奶姆嘗語人曰。小主人膽氣太粗。稍有所知。卽無事不敢爲。余每日必呵之。毋升高木。惟迄今其頸未破。是亦異事。奶姆言雖如是。然設有言其小主人之頑者。必曰。汝曹自不識耳。如我天資高超之小主

## 將家子

人。他日必爲一大將。如惠靈登公爵者。然當柯撒自外來。或攀高樹。衣服扯碎。或越泥溝。污漬滿衣。又必諄諄勸戒之。然明日之柯撒。則又忘之矣。柯撒之性情如是。以故二老視之益謹。當時二老在堂。越一旬鐘。則聞有小兒聲自外來。一兒類柯撒。正疑問曰。福蘭革。余必歸告知二老。余必速告。惟爾思渠等當怒余否。福蘭革應曰。不可。我不樂子之謀。柯撒曰。茲事爾亦有過。胡不樂福蘭革。急曰。余耶。余不過在傍觀汝所爲耳。柯撒曰。子助我運梯。且首言園中櫻桃鮮熟可摘。福蘭革忿聲曰。爾敢如是言乎。旣而復和聲曰。汝胡不告渠。儕風吹梯。

下。渠儕富不汝尤也。柯撒大聲曰。怎。謊。言。汝。何。人。乃。思。余。作。此。等。事。柯撒言時若忿然不平者。福蘭革乃冷語曰。柯撒汝何以愚昧若此。使依汝言。汝必遭扑責。我殊爲子不取。柯撒正色曰。子豈思余懼二老之責。故謊言欺之乎。余恥作此等事。余父親亦恥見余作此等事。余父親必言寧受扑責之傷。無蹈謊言之恥。柯撒言後。福蘭革冷笑曰。妙妙。余任汝意。余且去矣。惟歸言時。無言余亦在場。以罪加於余身。柯撒曰。去。余終不言及爾。余且悔與爾鄙夫共事。言畢。柯撒遂憤然去。少焉。二老已見其啓門入。上堂。柯撒面紅耳熱。不思而言曰。大父孫

## 將家子

兒不慎。誤移扶梯。梯墜花房。以致玻璃打碎。花草損傷。在孫兒事在無心。特事已至此。奈何。二老是時已悉聞。二兒言。然參將故作莊嚴之貌。問曰。爾何故移梯。柯撒曰。梯在牆東。孫兒欲移之牆西。不意力小。梯重。遂倒而下。參將曰。梯何以在園。柯撒曰。是必呂革移以修櫻樹者。參將曰。嘻。然則汝取梯欲以摘櫻桃乎。柯撒覷然應曰。然。參將曰。汝豈饑火中燒。遂日思摘櫻桃而取食乎。參將言後。柯撒益踟躕。不知所答。垂首默立。自知理屈。夫人覩其狀。乃攜之於側。謂參將曰。大父母迫孫兒太甚。渠已承罪。余愛其勇而誠實。且子童年。安知不顧櫻

小 說 林

桃而心羨者。脫有梯在側。子亦緣而上。取桃歸矣。參將作怒色曰。卿言何爲。卿代孫文過。是且殺此兒矣。言至此。參將乃攜柯撤至膝間。命之曰。柯撤。汝亦知凡物非屬於汝者。苟無其主人之命。不得取而有之乎。今園中之桃。雖我家者。然非余命。汝亦不得擅取。今汝取摘。不能免罪。姑念爾實言不欺。暫免扑責。惟嗣今以後。爾慎勿再蹈故轍。以壞花房中花木。慎之慎之。柯撤聞參將言。思索半晌。既而曰。大父不如仍加扑責。此孫兒分所應得者。且可使孫兒誌之不忘。孫兒健忘。每逢一事。事後卽忘。且今日損壞花木。孫兒心益歉然。參將微笑曰。

毋然。爾既知過。爾亦宜自思改悔。以爾屢戒屢不悛。爾寔不可恕。惟今日余言已出。余不可悔。余姑恕汝。柯撤是時乃應曰。然則孫兒後且永不蹈故轍。且必力記大父言。

記憶法

是夜柯撤將睡。問奶媪曰。奶姆。爾試思之。其有法令余記憶不忘事理否。余雖面許大父。言嗣後當力記大父言。特余過後即忘。懼再蹈故轍。子有法能長余記憶乎。乳媪曰。我向告汝。口枯舌焦。汝終不聽。今汝又將何爲。柯撤是時脫其鞋上牀。應曰。奶姆向告余。未嘗告余。

記憶之法。今告余應何法令余記憶。乳媪曰。汝果欲記憶何事。柯撤曰。不移扶梯。不摘櫻桃。不損壞花房花木。此日間余許大父者。大丈夫言出如山。汝知之否。乳媪曰。恐今日告汝。明日又已忘却。以汝頑劣性。不經汝大父。大父終不更改。柯撤曰。大父未嘗扑責余。以大父不加扑責。余故不得不記憶。乳媪曰。記憶本無術。惟常見人繫結於巾。可免遺忘。柯撤未解。問曰。繫結何以能不忘。乳媪曰。每見人繫結於巾。每遺忘時。取巾見結。嘿思繫結之故。卽能記憶前事。柯撤聞言喜曰。果如是乎。余必一試。柯撤乃繫結於巾之四角而眠。明日乳媪晨返。

## 將家子

見室中物繫結皆滿。衣角有結。抹布角有結。圍裙角有結。并杜列之衣服亦有結。乳媪之衣服亦有結。參將夫人在膳堂食時。則見桌布有結。杜列之腰帶遺於膳堂者有結。參將之手巾在袋中者亦有結。其中一梳妝布爲夫人所心愛者亦有二結。及解去後。已不可復用。夫人見之。不覺怒而呼。參將叩其故。乃呼柯撒前曰。柯撒。茲事必爲爾所作者。余不知爾何故。乃屢屢弄獐。柯撒曰。孫兒非弄獐。乃以代記憶者。參將曰。記憶耶。柯撒曰。昨孫兒言後。懼或忘去。奶姆告余。繫結備忘。一故試之。參將曰。汝奶姆未必勸汝每物必繫結。致損壞各物。柯



撒曰。奶姆本勸余僅繫結於巾。特孫兒自思。孫兒惟手指破。或包裹磚石。方用手巾。平時仍恐遺忘。倘孫兒亦有長鬚如大父者。孫兒必盡繫鬚爲結。庶不致如手巾。尙有一日遺忘。言至此。忽自結其捲鬚。言曰。孫兒有髮在。可結之乎。參將覩其狀。乃訶之曰。痴兒。毋顛愚若是。嗣今以後。慎勿再繫結於物。柯撒爾聞之。耶。柯撒點首稱是。於是參將乃命之出。隔數分鐘。柯撒在室。行至堂中。上堂。柯撒盤迴審顧。見堂中無物可玩。瞥見參將之馬鞭置於桌。柯撒見之。頓憶舊事。乃取之在手。於鞭上繫結幾滿。繫畢欲出。忽見參將繫馬於門。夫人從之偕

## 將家子

入。參將自架上取帽後。遂執馬鞭在手。瞥見鞭上繫結。怒顧柯撤曰。柯撤是又必爾所爲者。旣而曰。柯撤吾甫戒汝。毋再繫結。今復爾矣。爾將何爲。是豈向者我未戒爾耶。柯撤曰。大父言之。特孫兒忘之矣。參將怒曰。忘之耶。曾幾何時哉。柯撤面色紫漲。呼曰。大父孫兒竟忘之。孫兒實忘之。孫兒不知何故。乃屢忘之。參將乃正色命之曰。柯撤。凡汝祖父母所言者。汝悉須服從。是爲孝順。汝欲當兵。凡作兵第一主義。是爲服從。柯撤曰。孫兒並非違大父言。特遺忘耳。今晨孫兒起。打結一朝。遂成習慣。以後當謹記大父言。謹記不再繫結。是時夫人乃謂

之曰。孫兒爾須切記爾言。慎勿繫結。余知爾本出無心。然大父之言。切須牢記。汝須知我儕二人戒汝粗浮。汝必力加改悔。柯撤聞言。乃自戒曰。汝慎勿繫結。汝慎勿繫結。於是參將出。柯撤隨夫人送之。參將上馬後。柯撤尙自語曰。汝慎勿繫結。汝慎勿繫結。參將出。柯撤入於園。維時園夫呂革。方掃落葉爲堆。載之於箕。見柯撤來。呂革素知柯撤性。必且爲之擾散。果然柯撤來。手足忙亂。拾落葉滿握。投之於箕。行時。柯撤口中尙自語曰。汝慎勿繫結。汝慎勿繫結。呂革聞言。見四下無人。知語已者。乃應曰。小主人爾言不可結乎。奈我已結。奈何。柯撤

## 將家子

曰。爾何結。爾亦繫結否。呂革點首應曰。然。余曾締結。柯撤聞言不覺失笑。乃疑問曰。爾果結之乎。然則爾於何處結之。呂革見柯撤叩甚殷。不知其意。乃應曰。余於禮拜堂結之。柯撤驚問曰。在禮拜堂耶。然則爾結何物。呂革曰。我結我耳。柯撤曰。異哉。呂革爾言可噴飯。豈汝縛汝於庭柱之上乎。呂革笑曰。否。余與一婦人結耳。柯撤益疑問曰。婦人耶。爾言益異。何以彼婦人乃任汝結。然則誰來解之乎。呂革曰。否。否。我儕二人誓不相離。誰來解我。柯撤是時更覺疑悶。中心迷惘甚。乃仰首正問曰。呂革爾必誑余。否則爾言與婦人誓結不離。今日在園

中。我何以僅見汝而不見婦人。呂革聞言。不覺放聲大笑。笑吃吃不已。不能復言。柯撤以爲呂革忽遭異疾。急問曰。呂革爾病耶。我其請醫生來。可否。呂革聞言。益狂笑不已。且笑且語曰。小主人。爾殺呂革矣。言畢復笑笑。聲震耳。柯撤惟聞嘻嘻哈哈之聲。益覺小知所爲。既熟察呂革貌。知非病。乃問曰。呂革爾究以何狂笑。呂革笑應曰。爲汝耳。此時呂革已笑得前仰後合。喘氣不勝。正撫住腰肢呼痛。柯撤聞呂革言。急問曰。我耶。呂革停息少頃。應曰。然。適小主人何言。柯撤曰。我言我不見婦人耳。呂革此時又欲狂笑。乃強忍答曰。我言我與一婦人。

結。乃結婚耳。非以繩結我二人也。柯撒曰：結婚耶？然則彼時爾胡不請我觀汝曹行結婚禮？呂革曰：我儕二人秘不告人。因我儕結婚時。懼交換指戒。誤套在手。又懼宣誓時。誤讀誓文。爲衆人笑。以故秘不告人耳。

## 猴戲

越數日。夫人語柯撒兄妹曰：汝曹欲隨我至海東一遊乎？二人喜諾。膳畢。乳媪爲二人更衣後。遂驅而就道。甫至。二小先至玩具店。聒祖母買物。在店。柯撒瞥見對街行人鬪聚。一人方在中弄猴。柯撒見之。遂溜入人叢內。杜列見之。急呼乳媪欲隨之。偕入。夫人從其請。命乳媪

觀後。伴二兒至某處偕歸。乳媪遂攜杜列亦入人叢內。就而視之。則見一猴衣鑲金淡綠衣。嫣紅裙。首冠黑冠。上有雉尾。立於三足桌上而舞。桌置於街右。繞桌皆兒童。羣伸頸站足而望。猴兒舞畢。弄猴者授以鼓。猴兒擊鼓聲淵淵然。且鼓且跳。身窈窕作態。鼓畢。復授以三弦琴。猴兒彈琴。琴聲靡靡。悉合時下音節。彈琴畢。衆兒皆拍手歡呼。弄猴者復授以槍。猴兒取槍在手。實以火藥。乃舉手放槍。礮然作聲。於是衆兒復拍手歡呼。演竣。猴兒脫帽在手。四周團轉鞠躬。似致謝意。於是弄猴者收錢訖。衆兒皆散。柯撤自海東歸。與其妹議論猴戲不已。

將

家

子

既而柯撒忽思一法。令妹爲弄猴者。而已作猴。學爲猴戲。然室無鼓。柯撒乃私取乳媪花髻匣代之。柯撒且繫且舞。忽匣破髻露。杜列乃訶曰。阿兄匣破矣。匣中花髻。乃奶姆視爲奇貨。可居者。髻鑲花邊綴玫瑰花假珠花。幾滿。雖無重值。然奶姆愛如珍寶。今汝碎其匣。渠歸必怒汝矣。柯撒曰。不妨。渠自不慎。置於舊匣。一擊即碎。尙何言。但花髻頗華麗。脫余帶之面目。且如何。柯撒頑劣甚。自匣取髻出。帶於頭上。對鏡而望。見自己醜像。不覺狂笑。杜列亦狂笑不已。正在此時。忽乳媪自外啓門入。見柯撒帶其髻。不覺沈怒失色。立而不語者良久。乃叱



之曰。小主人汝年亦漸長矣。奈何頑劣如是。余出外不五分鐘。而汝已將余之星期遊花髻。竊自啓匣取弄。此種行爲。何爲貴家公子。柯撒見乳媪來。驚慌不知所爲。頭上花髻。已忘却脫下。及聞乳媪言。嘿立不聲。狀如傀儡。乳媪復察其狀。亦幾失笑。乃自其首脫髻下。取而審視。柯撒乃曰。奶姆。汝亦老瞶。汝自不慎。取舊匣藏美髻。此種匣一擊卽碎。尙復何用。言畢。取匣忿然擲之於地。乳媪此時益怒。曰。小主人。汝直愈作愈乖。汝已壞我匣。今又擲之於地。我匣尙可用乎。以汝今日所爲。余亦不能再忍。余今罰汝。坐于此間一點鐘。不准他出。汝若不

## 將家子

從余。且攜汝至汝大父處。汝看余不去否。乳媪言時。忿忿不已。柯撒曰。奶姆。余必求大母賠汝一木匣。然柯撒仍不敢拘乳媪命。乃悄然就坐。明日午後。柯撒兄妹隨乳媪偕出遊行於野。是間野花滿地。青草迷人。無牛馬溝池之險。以故乳媪常伴二兒來。是時二兒在野。乳媪坐於地。二兒各去採摘野薔薇花。歸戲祖母。柯撒胆豪攀藤附葛。不以爲苦。衣服性命皆所不顧。杜列在傍。爲兒執花。柯撒愈摘興愈濃。瞥見遠野花如錦。乃囑杜列守候。已則趨至其所。於是柯撒去。遂不見。杜列守候良久。見柯撒不至。乃呼曰。阿兄歸乎。花必摘滿矣。我與

小 說 林

阿兄歸。且玩他物。然杜列呼後。無一應者。杜列仍立而守候。良久良久。杜列心焦急甚。柯撒仍不至。既而乳媪來。喚二兒歸飲點。杜列乃告之故。乳媪親呼之。仍無柯撒踪影。杜列乃獨歸入門。參將在堂。杜列見卽呼曰。大父阿兄丢了。渠走不見。孫女尋索不獲。乃獨歸。參將初聞言驚曰。丟去耶。真乎。既而徐徐曰。無妨。渠不在。我儕可安靜片時。不然汝之泥媛媛。又爲渠打破矣。杜列曰。我寧打破泥媛媛。不願丟阿兄。參將曰。然則我儕且設法尋之。杜列曰。大父何不懸賞。如及奴者。大父懸二磅賞。卽有人送及奴來也。參將曰。及奴狗耳。柯撒人也。一

將

家

子

童子值二磅乎。杜列曰：哇哇。阿兄人也。阿兄值百磅也。千磅也。萬磅也。參將曰：以汝觀之。雖天下之大。無以易汝兄也。杜列曰：然則我儕何術以尋阿兄。倘阿兄今夕不歸。且爲奈何。杜列言時。憂急之狀。溢於眉宇。參將乃慰之曰：孫女無懼。柯撤去當不遠。渠不敢乘夜不歸。在外度宿。余思渠必躲藏在一所。以戲爾奶姆也。奶姆在旁急曰：老主人果如是言乎。謝天地。無害我小主人。脫用點後。小主人仍不歸。余必再出尋之。渠真惡作劇矣。參將曰：以我觀之。昨日之小猴兒。又不知觸動柯撤何若。參將言時。神色從容。若不介意者。乳媪見之。方始心

定。然家人用點後。柯撤仍不來。乳媪乃至故處尋之。仍無踪影。不得已重回。未幾天漸晚。夕陽且墜。柯撤仍不來。杜列欲睡。以阿兄未歸。啼泣不肯睡。夫人亦惶惶然。半憂半懼。惟參將神氣如故。力黜家人。不應如是惶擾。以爲柯撤行且歸。然夕陽西墜。天且昏黑。柯撤仍不來。於是乳媪復出追尋。枯枝矮樹間。呼訪殆遍。仍無踪跡。乃搵淚回。未幾呂革奉夫人命。向村中搜訪。歸言村中居人。今日未嘗一見其面。詢之數人。所言皆同。於是參將始惶然。憂形於色。乳媪見之。益急如痴。自恨先時未嘗留意。以致柯撤遺失。因言小主人萬一或有不測。

## 將家子

渠且終身不見人。厨夫聞其語。極意溫勸之。有一僕名威立者。謂鄰村近有拐孩者來。柯撒或爲所誘。乳媪聞之。益狂怒不禁。當衆人前。直推威立出。怒詈不已。威立受詈。訕訕然出。維時夫人在堂。益憂懼不知所爲。心中默思險境。覺此身如坐鍼氈。以爲柯撒萬一遺失。他日何以書知其父。於是是一家羣惶惶然。無笑容。無喜色。

## 受欺

前回紀柯撒爲其妹摘花。在野不適意。乃越高岡而上。登其巔。遙見道上有行者。視之非他。卽昨日之弄猴者。柯撒見之摘花之念。悉行忘失。心遂專注於猴戲。乃

急步岡而下。越溝過。直趨主道。自弄猴者之後而呼。弄猴者回顧。見柯撒狀。立而驚問曰。小官官呼擾何意。柯撒跑急。喘氣不勝。乃停息急應曰。余欲觀猴戲。猴兒乖巧。昨余在海東觀之。心不能忘。弄猴者曰。是間無多人。劇兒名猴不肯演劇。須至前村。方試其技。柯撒聞之。爽然若失。弄猴者乃曰。前村去此。不過四五里。勇武小公子。茈茈路當不介意。不如隨我行。柯撒聞言。乃垂首沈思。嘿念隨弄猴者行。必歸告奶姆。然歸告後。奶姆必不允許。弄猴者亦不肯少待。且弄猴者又呼之爲勇武小公子。此種名詞。柯撒所最樂聞者。以弄猴者不以兒童待。

## 將家子

之故。柯撒素有成人想。至此益居然自命。遂思不告奶姆。亦屬無害。且弄猴者言明日行且他出。不再至是間。以故失此機會。益覺惋惜。彼時弄猴者又曰。劇兒近能吹角。將於前村獻其技。此又柯撒所最樂聞者。以故柯撒行意遂決。行於道。柯撒詢弄猴者名。知爲米甲。米甲在路與柯撒話短言長。以故柯撒於道路之支曲修短。遂亦不暇兼顧。抵前村。村名裴府。弄猴者至。立桌於市。市兒譁聚而觀。劇兒演戲時。柯撒跳躍號呼。樂倍昨日。於猴兒放槍時。尤贊美不已。劇止。猴兒執帽募捐。柯撒囊中適有六便士。乃盡取捐之。捐後。弄猴者腰錢入橐。



小 說 林

乃顧猴兒曰。劇兒想汝飢。需夜膳矣。我儕今日行路久。必且一膳。言畢。復顧柯撒。邀之同膳。柯撒爾時飲點之時已過。飢腸正軋軋鳴。聞言遂從。米甲入一館。坐定。米甲喚雞子鹹肉二事。佐以煮牛肉。在座。柯撒張目四顧。則見館小而精雅。紅綠玻璃窗相間。窗外一小園。園中豢公鷄數口。方鈎距爭食。既而菜至。柯撒舉刀叉大嚼。覺味異常可口。殊爲生平所未嘗者。不覺大樂。猴兒在旁。掬饅首大啖。柯撒覩其狀。又爲生平所未見者。則又大樂。未幾米甲取皮酒斟柯撒。柯撒搖首示不欲。米甲曰。子不欲飲之乎。然則子欲他物。子姑高聲一呼。樓下

## 將家子

人當取而與子。柯撒不知館中例。乃引聲而呼曰。牛奶樓下應聲。未幾遂有僕歐將牛奶至。柯撒膳畢。女主人執賬上。方將授米甲。米甲以首顧柯撒。女主人驚問曰。豈今日彼小公子作東耶。米甲點首應曰。然。渠乃小公子。余乃苦人兒。寧有小公子而奪苦人食者。於是女主人以賬陳柯撒前。謂曰。賬在此。請小公子過目。柯撒驚起。呼曰。余耶。余橐中六便士已悉在劇兒帽矣。米甲聞言跳起大聲曰。子既無錢。何隨我來此飲食。不名一錢。是豈貴家公子所宜爲者。柯撒曰。子自邀我膳耳。柯撒是時方始反悔。然嚙計蛋肉之價。當不貴。乃取其賬。

閱之。估計錢鈔亦頗不少。則又驚悔。知墮米甲計。於是柯撒始知世情險惡。維時米甲復言曰。小公子汝自以爲余邀汝膳者。余往常每不得食。今日乃來邀汝。殊堪大噱。劇兒爾亦太鈍。爾以謂遇貴家子。必且飽啖大嚼。以果汝腹。寧知上等人乃奪下等貧苦人食。我不知世界上尙有廉恥否。米甲語含譏帶諷。柯撒面紅過耳。乃示其囊。謂女主人曰。余非慣白食。奈囊空無錢。何。米甲曰。子既無錢。何不乞貸於友。子有友在此間者否。柯撒曰。友卽有之。奈大父不許。何。大父素不許余向友人貸錢。米甲曰。然則汝且終不償。今日食乎。汝既不欲告。

## 將 家 子

貸於友。汝當有父母。汝告女主人以名。令渠書之于券。亦何妨。言至此。女主人忽曰。彼小公子面目厮熟。嘗見其隨一長髯老人。驅而過街。柯撤曰。是卽余大父辛樂登參將也。女主人曰。渠耶。是非居於博萊沙白高大房屋內者乎。柯撤曰。然也。女主人曰。渠卽爾祖父乎。若然則汝今日不必付賬。余聞渠名久。渠乃我隣村有聲望長者。汝歸煩知照一言。渠卽歸我。女主人言後。柯撤仍懷疑未應。女主人曰。無妨。歸告渠。以汝行道久。就旅館一餐。渠必不汝尤。柯撤怏怏然應曰。余深悔是行。是時柯撤追思前事。懊惱無已。既見爲時已晚。乃急起呼曰。

余欲歸矣。余再不歸者。家中人必謂余且丟失。言畢急取其帽欲行。女主人曰。小公子一人且獨歸乎。柯撒曰。然何故不可。女主人曰。路遙寡伴。天且旁晚。余殊擔憂。柯撒曰。余皆不懼。男兒復何懼。女主人曰。汝初出懼。迷路向必得一人以爲之導。昨晚斯密驅犢車而回。路經博萊沙白。以汝作伴。當無妨。今夕無人過。奈何。柯撒曰。無妨。余能獨行。不藉他人力。天且黑。余必跑回家。言畢匆匆急出。女主人啓門面街而望。冀有過往客車。以柯撒托之者。無如無車可乘。乃令柯撒獨回。目送其行。口中自語曰。小人俱大胆的是。偉男兒其如道路多歧。何。

柯撒去遠。乃閉門入。

夜迷失道

柯撒狂奔而出。行於道。柯撒歸家心切。不復兼顧。然奔久力疲。徐步休息。迴見道旁花木。則又摳摘玩弄。自忘己之爲行道者。既而夕陽欲墜。晚霞西明。心始惶惶。然憶及家中且久俟。乃重舉武狂奔。奔不久。遇有奇異物。則又留戀不去。且行且止。漸至歧路。先時柯撒隨弄猴者來。道路未曾留意。至是遂迷惘。不知所從。徬徨道左。焦急異常。未幾聞車聲。麟麟然驅而過。就視之。車中坐一翁及一兒。兒卽福蘭革。柯撒見之如獲異寶。乃高呼

將

家

子

日。福蘭革試告我。去博萊沙白當行何道。福蘭革方與翁言。聞聲瞥見柯撤貌。雙眉微感。徐指一路曰。去此路便是。既而曰。柯撤汝來此何爲。汝年幼不應離汝奶姆。汝速回。余祝汝平安。福蘭革言後。貌欣然露得意狀。既而加鞭驅車而去。柯撤聞言。急依路狂奔。不久見路漸狹。行至路隅。見路益逼仄。兩旁綠樹成蔭。前有一柵。柯撤是時方疑慮。然嘿計福蘭革當不誑己。乃越柵而過。入柵一視。則見綠幹橫斜。青枝掩映。薜蘿蟠樹。短幹著花。乃爲一極大之樹林。更映著晚霞絢爛。漏入樹蔭中。益覺天光四滴。爽氣迎人。柯撤至此。不覺連聲

## 將家子

叫絕。嘿念此間足跡未經得此勝景。不可不一遊。乃穿林而入。深入樹叢中。東西穿插。快樂無已。既而夕陽西墜。天氣昏黑。柯撤乃始惶惶然動歸念。然來路已迷。愈入愈深。但覺前後左右。悉爲樹木。不辨方向。柯撤乃始憂急。然胆氣豪邁。望前直行。匆迫中衣服鈎樹。爲樹撕破。足蹠蹶樹根。暴痛不已。柯撤乃始坐於樹下。休息。休息時。見暮色蒼茫。不覺追悔不已。嘿念平日在家。已高枕而臥。今夕去家遙遠。家中人不知追念若何。倘有人來者。當伴而偕歸。設無人來。且爲奈何。維時天氣漸冷。柯撤行道半日。又饑又乏。益以寒冷。益悔恨不已。乃坐



小 說 林

而自語曰。余實自悔。初來時未嘗告知奶姆。今家中其有人來尋余否。無奈尋余者。又不知余處。又安能至此間。脫今夕不來。明日余必凍斃於樹下。凍斃後。奶姆當不顧我。往常余援樹傷歸。奶姆必謂余自作自受。今如此。必不我惜。但余凍死不能復活。然則渠終必顧我。脫奶姆終不然。杜列必且憶我。望我歸。渠愛我切。雖我碎渠泥。媛媛。渠未嘗掛恨於我。柯撤是時。思前想後。百念都起。既而復自語曰。余實愚鈍。以至於此。今雖凍死。亦分所宜得。惟余最好。得大母。杜列妹。大父。奶姆。父親。來一親額。則余雖死於此。亦所甘心。不則得彼等數人。

## 將家子

來與余一談心。……言至此柯撤忽驚起曰嚇。則有巨大黑影自遠而來。柯撤見之直跳而起詫曰何物也。維時柯撤之心怦怦然大動。既而巨影漸近細察之。非人而獸。獸巨甚。柯撤見之狂驚。直奔至大樹間。揉升而上。立於樹巔。口中大呼曰野獸野獸。既而巨影橫趨而過。不向柯撤來。柯撤心始鎮定。然此時柯撤憂愁較前益甚。因憂生怖。不覺涕涓。嘿念今夕事。杜列妹聞之必且呼之爲英雄。呂革聞之亦必壯我。然局外人得壯之爲英雄。局中人不知歷幾許困苦矣。既而復歎曰余今夕事雖大。父生平想未經歷。大母與杜列更不足論。向聞

小 說 林

人言魯濱孫飄流絕島苦況。以今夕較之。當亦不過如是。脫天卽明。則余尙可回見祖父母。脫天不明。爲猛獸所見。必遭其噬矣。言至此。不覺大怖。淚隕如雨。旣而痛稍止。回念以思。覺痛哭爲婦人女子事。生爲男兒。負軍人資格。斷不能呼呼作兒女子態。則又拭淚不泣。坐而呆望。呆望良久。維聞野風瑟瑟。秋蟲唧唧。萬籟荒涼。舉目無親。則又因寂生悲。抱樹而哭。時哭時止。恍如中魔。忽聞隱隱有聲。伏聽之。似馬蹄聲。柯撤聞之大喜。急緣樹而下。向馬蹄聲處大聲呼曰。止。止。有孩失路。留於此間。止。止。毋行。柯撤且呼且行。雖地多扳扯。亦不顧。徐聞

蹄聲仍前。柯撤意其人且過。焦急萬分。狂奔而前。足下不慎。扳樹而跌。起起復奔。直趨而出。維時明月初升。林中仍形黑暗。柯撤雖跑急。無如地下荊藤糾縷。急切不得前。忙急中微聞外間有人應聲。乃始心定。既而趨出。就半明月光下視之。見有一人騎於馬上。立馬而待。見柯撤出。乃問曰。小子爾迷失於林中乎。此間道僻。幸余過。不然汝守終夜且無人。柯撤乃告之。欲赴博萊沙白。其人曰。異哉。汝何以繞道而遠行。余未嘗聞自裴府抵博萊沙白。乃轉過蔓蘿園者。柯撤乃告以誤聽福蘭革言故。其人曰。他且無論。爲今計。速歸爲佳。汝家中必候。

小 說 林

汝久矣。汝能騎乎。以汝身輕坐於余馬首上。當不加重於我漢尼兒。名馬言時其人以手撫馬鬃。徐徐拂之。柯撒上馬後。其人按轡而前。柯撒既脫險。坐於馬上。不覺大喜。頓覺前事如夢。精神斗生。乃將午後事。原原本本。悉告其人。言至終。柯撒忽生一念。懼回家且受責。其人曰。無妨。誤入樹林。乃爾友誤汝。非汝之罪也。柯撒曰。我自悔不應隨弄猴者行。不然余路亦且不迷。其人曰。此寔爾咎。余亦不能爲汝諱。惟爾尊長欲責汝時。脫今夜汝竟不歸。且爲奈何。柯撒曰。夜在荒林。殊屬可怖。幸喜先生來。不然余今夕且不知如何。言畢。遂反顧乘馬者。

將

家

子

則見其人白鬚披拂。神色儼然。然峭厲中露和藹狀。溫潤可親。顧柯撤面。岸然微笑。柯撤熟視半响。忽問曰。適甫忘之。先生何名。其人微應曰。古士伯。柯撤曰。古士伯先生耶。吾未聞古先生名。先生家居此間否。其人曰。然。去此不遠。柯撤曰。適先生不言。此間爲蔓蘿園乎。是園爲何人所有。其人曰。爲余所有。柯撤曰。先生者耶。然則園中樹木亦爲先生者耶。其人曰。然。柯撤曰。使我爲先生。必且盡焚之。母令是中爲野獸窟宅。以害行人。其人曰。是中余未嘗見有野獸。是豈子曾聞其聲。柯撤曰。不。僅聞聲。且加目覩。是獸形高而巨。過余前。令余驚惶無。

小 說 林

已。其人曰。彼時爾則何爲。柯撤曰。緣樹避之。其人聞言。不覺大笑。既而曰。余告子適爾所見之野物。乃我家園中所豢之鹿也。柯撤聞言。頓覺失措。緣其人言實。則歸家言此。必爲杜列呂革所笑。乃急問曰。先生言信然耶。其人曰。信。園中實無他物。余不汝欺。柯撤乃亦失笑曰。若然則余爲懦夫矣。以余一人。乃懼一鹿。我父親聞之。必且謂余日後不可當兵。其人曰。是亦非懦。樹林黑暗。苟非廝熟。安得不指鹿爲馬。柯撤曰。無論如何。作兵者。當不應有所恐怖。其人曰。信。子言此。我願子日後作一勇武軍人。惟余思之。勇武軍人未必不悉無恐怖。余亦

一老兵嘗深察世間不少事物爲兵者理宜敬畏柯撤急曰何事何物言至此漢尼兒已抵參將門首其人乃扶柯撤下允告以後日

歡聚

維時時且夜半萬籟無聲參將家中以柯撤故群未安寢呂革自外來搜尋無跡參將方欲備馬親出尋之至是聞馬聲在外參將急親啟門夫人及奶姆羣逐而出爭以先覩爲快然二人心中尙未知來者或凶或吉懸揣不下及是見柯撤歸呂革大喜過望狂奔而出招羣僕而告之羣僕方以失小主人故羣竊竊私語未敢歸



寢。及是聞小主人回。羣來叩問。一人問呂革曰。呂革誰攜小主人歸者。呂革曰。余不仔細。恐是男爵親攜之來。一人曰。何方男爵。呂革曰。居於蔓蘿園中者。一人曰。何以知其人爲男爵親身。呂革曰。余向識其人一面。今觀之。猶能彷彿。且聞其人告我家老主人曰。余携令孫自我家蔓蘿園歸。似此語音。當爲男爵無疑。於是衆僕刺刺議論不已。維時柯撤入門。參將及其夫人欣喜無已。夫人喜極而涕。感謝古士伯不置。參將延古士伯下馬稍息。古士伯辭以明日來視柯撤。於是參將等遂謝而入。入門。夫人撫柯撤首。喜悅盈面。幾忘半日憂急。柯撤

將

家

子

見二老。口講指畫。歷述其當日所遭。言至中間。柯撤曰。幸哉。今日得遇古士伯。策馬而過。言未畢。參將問曰。誰爲古士伯。柯撤曰。是卽送余歸之老人。孫兒問其名。渠言爲古士伯。參將笑曰。然則汝呼之爲古先生乎。是亦有趣。柯撤曰。何也。豈此非渠之眞名乎。參將曰。名則屬實。惟往常人呼之爲金塢西男爵。蔓蘿園蓋屬於渠者。柯撤曰。渠亦言之。惟孫兒告渠。言孫兒設有此園。必且盡焚園中樹木。無令孩童遺失於內。參將曰。余幸男爵不從爾言。蔓蘿園樹木。蓋亦我鄉一佳景。夫人是時乃言曰。柯撤想爾遺失於中。兼值黑夜。我思必驚爾矣。柯

撒曰。否。於是柯重蟬聯而下。緬述其日所遇。言至誤鹿爲野獸。參將不覺失笑。維時夫人撫柯撒在懷。謂之曰。柯撒。想汝腹中且飢餓。速出飲膳。今夜且早眠。明日晨起。余且悉聞爾事。於是柯撒欲出。夫人重曰。柯撒。我且語子。汝今日所遭。余不應在此時責汝。惟以汝之所爲。累余儕憂急。雖汝不自知。以致夜迷路中。受驚不小。究其原。是皆汝之所自致也。柯撒曰。孫兒實不謹。今日致遺失於森林中。請大母恕孫兒。嗣後再勿蹈故轍。於是大母乃親其額。不再訶責。既而夫人喚乳媪至。伴柯撒夜膳。乳媪初以柯撒不告而出。中心恚甚。及至見柯

將

家

子

撒面。則又反怒爲喜。無言可責。如覺天黑雲墨。忽見晴日。但覺歡喜跳躍而已。旣而柯撒膳畢。別其祖母歸而就寢。寢時乳媪又咐囑數語。乃眠。至明日晨起。杜列見柯撒昨夜安然歸舍。則又喜可知也。午後金塢西男爵來。以踐昨日約。是日清晨。柯撒以新友且來。早起已倚門而望。及聞馬車聲。知客且至。自梯直跑而下。投入男爵懷中。幾仆而墜。男爵乃笑携其手曰。小友。慎無魯莽。此間無野獸也。柯撒忽憶昨夜林中事。乃笑應曰。然於。是男爵乃與柯撒偕入。入門。參將及其夫人迎之於門左。坐定。參將重謝昨夜救柯撒之恩。男爵謙遜不遑。旣

而曰。昨夕之事。適遇余自某家飲宴歸。以明月初出。晚風清涼。余故遣僕從回。繞道獨經蔓蘿園。行且賞月。天幸令孫迷於園中。乃得並乘而歸。是時柯撤坐於男爵膝上。聞言卽曰。昨夜乘馬大樂。後日先生乞伴我再出一遊。參將聞言。正欲訶止。男爵聞之卽應曰。諾。余必願再與小友一乘。旣而顧參將曰。余今爲我小友請命於君。余家居寂寞。相對少歡。願君許令孫一顧寒舍。以伴余老朽。逢晚而歸。余當飭人遣送。且令孫昨夜言蔓蘿園昏黑可焚。余須令之一觀。始知日中觀之。當非如令孫所言者。柯撤聞言。以男爵不加責大樂。旣而男爵起

將家子

告行。柯撤送之出。告曰。古先生。明日乞早臨。既而忽憶昨夕言。乃曰。余適忘之。先生之名。昨大父言。先生別有大名。男爵曰。雖然。汝姑呼我爲古士伯先生。其別名於汝呼之不易也。柯撤乃疑問曰。先生既有別名。昨夜何以自呼爲古士伯。男爵曰。是不過如汝名柯撤等耳。既而曰。是可無論。惟明日余且晨來載汝。偕我至蔓蘿園一遊。我且與汝執械禦園中野獸。於是柯撤乃大笑。遂握手與男爵別。

## 蔓蘿園

明日晨起。男爵來。柯撤與之偕坐於車。驅而至蔓蘿邸。

出時柯撤以杜列未與。心甚歉然。以柯撤每出。必與杜列同行。故至是柯撤遂思在男爵前。聲言其妹之賢。冀動男爵聽。以便男爵日後招之偕來。以故在路。柯撤常絮絮談其妹賢。及抵男爵邸。時適午膳。男爵乃招柯撤入大餐室同膳。在室。柯撤但覺室闊大異於尋常。然視他物皆無所可否。獨壁間一油畫。每時時顧望。然柯撤嘿察男爵容。每見已顧油畫時。貌間常露愁容。愈顧愈愁。柯撤訝異不已。然男爵不言。又不敢逕問。然熟審男爵狀。知必有異。乃益諦審油畫。不巳。畫爲一幼孩。面目英銳。神采甚都。然察其形容。與男爵無少異。惟口微闊。

## 將家子

柯撤見之。益疑惑不已。乃問男爵曰。此畫爲先生少年時形狀乎。男爵搖首曰。否。余少年面目不及是兒清秀。柯撤曰。然則是爲先生之子乎。先生豈有子耶。言至此。男爵之貌。又露愁狀。乃低聲應曰。是小兒也。柯撤覩男爵貌。乃無心問曰。然則渠今死乎。男爵曰。否。渠今長矣。亦亭亭一少年。柯撤曰。然則渠在此乎。余請見之。男爵曰。渠今在倫敦。柯撤曰。然則渠來視先生乎。余欲見之。余聞奶姆言。人常喜小兒。渠亦當然。先生豈不然耶。男爵曰。否。余則愛之。此時柯撤以急於問油畫故。已離座。至男爵側。男爵乃撫其首。謂之曰。我儕已膳畢。汝且外



出一視我家屋舍。言畢乃扯鈴呼僕婦。命領柯撒游觀。婦名路西得。久居爵邸熟識小兒性。及伴柯撒出。與之周覽爵邸名勝。入一堂。堂中置武具數事。皆前代所遺留者。柯撒且觀且問。路西得應答不暇。及入一室。室中皆陳設油畫。自男爵祖先以至男爵之子。面目皆具。路西得與柯撒檢計畫數。至末幅不覺歡曰。此我家大公子李雀之像。畫竣無幾時也。路西得歎時。柯撒益覺訝異。嘿念此翩翩佳公子。何以一家題及其名。若終不快者。因此疑惑不勝。特男爵獨有此子。何以至是。然則此子必負罪過。然小兒多過失。豈人老亦多邊幅不脩者。

將

家

子

因此疑慮不已。及出時。柯撤猶與路西得議論男爵公子不已。及至一室。爲男爵公子寢所。柯撤見其中陳設華麗。不覺羨曰。室華且美。使我爲彼。必日日寢處於中。路西得歎曰。汝則誠然。特我家公子。臥於外者已數年矣。柯撤聞言無語。及至書房。路西得卽曰。此我家公子之書室也。室甚美麗。子試憑窗而觀。可得美境。柯撤曰。此汝家公子幼時讀書處乎。路西得曰。然。我家公子少時。常於禮拜日讀書。玩披於內。我家公子又好手工。此爲渠攜歸之蠟人半像。汝看此秀眉俊目。當知渠少時風采也。言畢。取一蠟像授之。柯撤取像在手。把玩不已。

既而路西得立窗間。指外間曰。此間逼近博萊沙。白子試觀之。子且見子之家。言未畢。忽聞克察有聲。急反顧。則見柯撤自椅墜於地。蓋柯撤取像細玩。欲審視其面。乃擬立於窗間椅上。詎知立身未平。一失足。頓仆於地。并手中蠟像。亦跌爲粉碎。路西得見之。急前携之起。既見柯撤身無傷。乃慰藉數語。瞥覩蠟像碎片。不覺驚惜。謂曰。公子。汝作禍矣。他物可碎。此物獨不可碎。此乃我家公子幼時肖像。前年耶穌生日。有友贈之爲記念。主人珍愛如拱璧。每撫摩玩弄不置。既以小主人去。主人見之。每觸物傷心。故置之於此。然其珍愛此物。余知

## 將家子

尤勝於主人之產業也。今汝碎之。奈何。柯撤聞言。不覺失色。因思竊遁。以避男爵面。繼思逃禍。非勇不如。面告之爲愈。正凝思時。路西得又謂之曰。公子以余觀之。此事主人聞之。必且不快。余思之。今暫不告。一俟主人尋得後。方始告之。或者主人未加責也。柯撤意已決。乃應之曰。不可。余且親告古先生。我大父常言。凡人有過。急須自首。路西得曰。勇哉公子。我爲公子賀。然余又爲公子懼也。柯撤曰。雖然。余必告。無勇而遁。以欺他人。我大父父親聞之。必且羞我。余誓不爲。特自恨。余今日不幸。致惹罪過耳。言時。目碎像。不覺歎息。既聞足聲橐橐自

小 說 林

外來。路西得疑男爵。且至。及入門。則一僕傳男爵命。請柯撤與男爵遊蔓蘿園。男爵待於書室。柯撤是時遂隨僕人偕入。行至一室。室寬大甚。室東窗間。男爵憑椅而坐。見柯撤來。遂起。握其手。謂之曰。今日天陰。大可遊蔓蘿園。至我家房舍。汝有興。或可再遊。既而曰。柯撤。汝何以面色呆白。似失驚者。路西得伴汝遊乎。抑室中物無可玩者乎。柯撤呆立於左。垂首應曰。皆否。男爵曰。然則汝究以何致若受重驚。柯撤曰。告先生。今日又作禍矣。余作禍後。理宜亟告先生。男爵笑曰。是又何禍。乃驚惶若是。汝擾何人。乃云作禍。柯撤曰。先生也。男爵曰。我乎。

將

家

子

柯撤曰。然。余實自悔。不應粗心。以毀先生心愛物。男爵曰。毀物耶。毀何物。柯撤曰。先生之子蠟人像也。男爵此時不覺失色。滿面笑容。頓作愁狀。柯撤熟審男爵貌。乃自搯曰。古先生。余實自悔。余實大悔。余甯打破余頭。不應毀先生心愛物。男爵此時乃始徐徐言曰。余却珍愛是物。不願他人毀壞。然汝出於無心。亦不必多所傷感。惟余前日覩物思人。尙留餘望。今則餘望已盡。惟願後此人隨物改耳。此時柯撤已驚極而泣。見男爵語畢。遂曰。路西得言是像。不可再作。奈何。男爵曰。渠言之耶。是時男爵又觸起舊感。不覺酸楚。柯撤乃呼曰。古先生。余

小 說 林

寧破壞天下物。不願碎此蠟人。余既作禍。余再無顏目。留請先生速命余歸。余心粗浮。與其屢出作禍。不如速回。男爵見柯撒焦急狀。乃携其手謂之曰。母然。余園尙未遊也。余前之所以責汝者。以此物爲余珍愛。不可一日離。今既碎破。是亦天命。且世之粗心者。當不止汝一人。汝今悔恨已甚。余願汝速忘之。余亦自願速忘之。余且與爾度歡喜之下午。言畢。遂與柯撒偕出。在園柯撒見園中綠樹陰濃。青枝日漏。較之前晚所見。固然大相逕異。不覺嘖嘖生羨。於是男爵乃謂之曰。小友。此間勝境。最在春秋。春則紅薔薇。白綉球。蓆兒葵。含芳競秀。秋

將

家

子

則珠菓葡萄荔枝之屬。撲鼻芬芳。日間遊玩。每當夕陽西下。晚露暄爛。映入紅枝綠葉中。尤覺爽人心目。此間佳景。余少時每喜遊息。我願爾具有同情。柯撤曰。此間景物實佳。吾實自悔。勸先生焚園。男爵笑曰。汝悔耶。我樂汝悔。特我家園中有野物在奈何。正在此時。柯撤見園中一鹿。方掩映樹蔭中。角高身巨。其後有羣從之。乃呼曰。獸美甚。何此間多鹿。乃爾。男爵微笑曰。汝今日視之。較昨夕若何。柯撤曰。異甚。昨夕觀之。曷如今日佳美。伯爵曰。汝言實然。以余觀汝。今午所爲。乃信爾爲大勇之兒也。柯撤曰。勇耶。伯爵曰。然。雖然。汝知大勇乎。凡勇



夫最重不欺。汝今日言信。猶憶汝今日作禍。不自隱蔽。直陳余前而告以實。此爲常兒所不能。常兒遇禍。先藏其罪。希冀後日。無人發其覆。卽發之而事已過。此種伎倆。最爲無勇。勇者必信。吾愛汝不欺。以此見汝之信實。勇哉。吾小友柯撤聞言。忽憶前晚事。乃問曰。向聞丈言。勇兵必有恐怖。究竟勇兵恐怖何物。惟時伯爵倚樹蔭下石而坐。柯撤立於前方。踢石爲戲。伯爵乃謂之曰。小友誌之。我謂勇兵必有恐怖。譬之人作御營兵。必懼獲罪於皇帝。柯撤急曰。先生誤矣。今上乃皇后。指維多利亞非皇帝也。男爵曰。非也。我指皇帝。非指今日之皇帝。乃皇

將

家

子

帝之皇帝。柯撤聞言不覺訝異。乃立而沈思。男爵曰。爾不思當兵乎。柯撤曰。思之。余長成後必須當兵。男爵曰。以余觀之。汝不須俟長成。宜及早投入營伍。凡人愈先入道。愈佳。天下多少好男兒。於少時已能競爭劇烈。建立功業。柯撤聞言。益迷惘。不知所指。乃亦坐於石垂首凝想。男爵曰。起。吾語汝。汝知吾意乎。我雖老。汝雖少。其實皆投入我人天君麾下。我人天君。照臨於上。吾人投入其伍。奮戰劇烈。他日功名事業。悉出其賜。較之槍林彈雨中。流血成河。善惡相差萬里。故能競物而不爲物競。柯撤曰。雖然。誰爲吾人之仇。吾人何以克敵。男爵曰。

仇敵耶。吾人有形之仇敵有限。無形之仇敵無窮。欺嚇騙詐驕嗔狠愎。有一於此。皆足以敗我身。墜我名。此皆我人生世之大仇。不可一日生者也。去一惡。即得一善。故克敵乃云。致勝經日一惡不生。如墮大城。柯撤曰。如是乎。爾時柯撤頗有興趣。男爵乃曰。小友爾誌之。凡我所言悉誌之。爾年方少。後日競爭方長。余願爾終始守天君命。克敵致勝。以爲我垂暮之老兵後勁。此則老夫畢生心願也。柯撤忽問曰。先生君家兒亦競爭乎。渠少時亦競爭乎。男爵聞言。忽露憂態。垂首不應。柯撤乃急問曰。古先生豈余言有所犯乎。何先生若有重憂者。男

## 將家子

爵仍不應。柯撒忽憶前事。乃急曰。先生豈復憶蠟人半像乎。男爵曰。否。余早云忘之矣。柯撒曰。雖然。或先生偶然憶及。男爵曰。無論如何。余終恕汝。汝今碎像。出於無心。決非有意作禍者比。余實自咎。不曾置像於匣。以致不能保全。余尙何辭。雖然。我儕談話已久。我家園景。汝尙未盡瀏覽。園中有小河。雖無波浪。我儕且行一觀。言畢。乃携手偕行。在路。柯撒攀花摘菓。跳躍快活。行至溪間。則見河中碧水清澄。兩岸綠楊交拂。河中蓮葉。時送清風。柯撒既至。卽曰。河水清哉。河中游魚何多。河魚游泳。水清可數。先生善釣乎。後日余來爲先生釣魚。得魚

後請先生作魚羹。先生樂乎。既而曰：此間河水清涼。天熱。余欲泅河洗浴。男爵見柯撒孩態可掬。乃笑謂之曰：小友汝樂釣魚。我願與汝爲伴。我家有釣魚鉤。且有美竹。我且折竹爲竿。與汝一較釣魚手段。柯撒曰：先生高。手。余畢生未嘗一釣也。既而曰：先生何時作釣。男爵曰：容俟數日後。柯撒曰：然則先生必爲我備一擊竿。男爵曰：何也。柯撒曰：懼斷故。以余不欲再毀他物也。

高蹻

柯撒歸家。家人方膳。柯撒見其妹杜列。乃畢述男爵家園中勝景。言中則曰：余雖暢遊。僅及其半。渠家涼亭。避

將

家

子

暑廬瞭望閣。余皆未及目覩。然古先生金塢西男爵。尙許余重游也。柯撤言時喜悅逾恆。既而言及碎蠟人像事。參將聞之不覺失怒。乃責之曰。柯撤吾戒汝屢次。而汝終不悛。以汝所爲。嗣今以後。余且銘汝背以戒人。曰。毋或近柯撤。令毀君家物。柯撤聞言不覺狂呼曰。大父。參將曰。我謂若言當非言重。我無日不聞爾毀物。若然。余懼汝且自毀。夫人曰。無然。參將急曰。人之與物相去。無幾。善毀物者必且自毀。爾不過年幼。未能體會。余願爾懺心改悔。保物卽所以自保。參將言後。自此柯撤乃稍謹慎。隔數日男爵重來招。柯撤乃復去。及後夫人赴

男爵家宴。杜列亦隨其祖母偕往。在園。杜列游玩盡興。及歸。柯撒乃與其妹談園中事。互相笑語。一日清晨。柯撒呼其妹曰。杜列今夕金塢西男爵且來。我家飲宴。渠來當先半下鐘。我等今日又多半下鐘歡喜矣。既乃謂乳媪曰。奶姆今夜有客。速取杜列錦衣美帶出。令裝飾如天人一般。且爲渠梳髮。愈光潤愈妙。乳媪曰。小主人。爾妹裝飾。可以托余。特汝裝飾。我竟無法。我朝爲汝更衣。未午而衣垢盈寸。又爲汝濯髮。光滑不著塵。汝出歸。則短髮蓬鬆。恍如破蓆。若此。我且奈汝何。乳媪責數後。柯撒又與之吵擾半刻。及晚男爵遂來。二兒迎之。與二

將

家

子

老偕坐於堂。參將與男爵在堂上。絮述舊日征戰事。二兒聞之。俱靜坐。嘿聽。及談至衝鋒越嶺。殺敵諸險事。柯撒聞之。尤覺眉飛色舞。精神勃生。兩頰緋紅。雙目如炬。小小面龐。畢露尙武氣概。既而門間忽有剝啄聲。此乃乳媪招睡之暗號。柯撒是時興會正濃。聞聲不覺懊惱。乃聒祖母曰。大母令孫兒暫遲睡半刻。夫人未答。參將急言曰。母然。此乃正時。汝奶姆候於外。令汝歸寢。汝不可失時。違命。汝亦知服從。爲當兵第一主義。參將言時。顏色嚴厲。柯撒素不敢違祖父命。然生平勇武性成。樂聞世間英雄事。今聞男爵述舊日兵間事。益覺觸其所



好。奇。癢。難。捨。乃。呼。祖。父。曰。大。父。今。夜。可。否。暫。令。孫。遲。睡。一。分。鐘。參。將。正。色。曰。不。可。速。去。母。再。言。柯。撤。聞。言。不。覺。失。望。淚。涔。涔。然。兩。小。眼。皆。濕。杜。列。見。之。急。携。其。手。多。方。慰。藉。其。祖。母。亦。起。絮。語。聳。之。行。柯。撤。未。起。參。將。又。喝。之。曰。柯。撤。汝。豈。未。聞。我。語。耶。是。時。男。爵。亦。起。至。柯。撤。前。附。耳。囑。數。語。柯。撤。聞。之。反。哭。爲。笑。頓。起。與。祖。父。母。及。客。告。別。男。爵。何。言。男。爵。曰。小。友。曾。憶。我。言。否。是。爲。今。日。勝。敵。第。一。戰。速。蹴。敵。退。無。令。蔽。爾。天。君。柯。撤。聞。言。頓。憶。往。事。遂。翻。然。悟。及。起。與。祖。母。親。額。後。男。爵。撫。其。首。曰。勇。哉。吾。小。友。及。至。大。父。前。親。額。時。大。父。謂。之。曰。柯。撤。爾。今。夜。必。

將

家

子

不嫌於余。然日後始知余言之有大效也。柯撤出。男爵乃遙謂之曰。小友。汝速安寢。余今夕當與汝祖父談他事。至所談兵間事。余俟日後爾來始與爾祖父談也。言畢。柯撤乃歡天喜地。與其妹携手偕去。門閉。柯撤上樓。男爵乃謂參將曰。辛翁。君家孫兒。殊堪嘉羨。今日一戰。渠已制勝。後日爲兵。必超儔輩。我爲君賀。然日後之成就。尤恃君家庭之命令也。參將曰。余言每不違。惟其祖母性慈。每樂隨小兒意。余尤願其命令加嚴也。及後男爵又與參將略談數語而別。明日夫人重赴海東。爲孫兒製新衣。柯撤隨行。抵鎮。夫人常與柯撤俱。懼柯撤見

有新異物。又蹈看猴戲。覆輒。及在店。柯撤侍坐。忽有小兒踏高蹺過。柯撤見之。頓生愛慕。遙望之。目不少瞬。及至夫人裁衣後。下車。始挾之同歸。然在路猶時時述高蹺之妙。及歸。聒其祖父曰。踏高蹺最樂。我欲與大父齊長。大父能爲孫兒定造一對否。參將允其請。遂喚木匠爲之。製定一對。夫人謂參將曰。此行殊險。余恐柯撤得是物。必且跌碎骨肉矣。參將曰。無然。小兒至長。豈無半點傷。余少時每跌。扑損傷體。無完膚。夫復何懼。夫人曰。雖然。柯撤頑劣異常。是言不可入渠耳。渠聞言。胆且更壯矣。參將乃允夫人請。遂不再激厲之。及高蹺成。踏蹬。

## 將家子

甚高。柯撤初得時，竟不能上。屢上屢跌。幸在草地，遂無所傷。乃呼呂革扶之而行。然呂革放手，則又傾跌。乃仍呼之。呂革被擾不已。乃喚曰：小主人，汝一日呼余扶踏高蹺，余尚從何處作工？柯撤曰：不妨，再扶一下。吾即能自行矣。呂革曰：不如是易，是須久習方能。柯撤曰：吾不信。吾觀前日海東小兒，何踏高蹺如履。呂革速扶余上。此行必不跌。呂革被拗不已，乃重扶之。才行一二步，復跌。呂革乃放聲大笑。然柯撤仍不悛，仍習踏高蹺。於是柯撤二日內，常在場中跌倒立起。及第三日，居然能踏之而走。

兒戲

小 說 林

日復一日。柯撒常踏高蹻爲戲。一夕天晚。柯撒與其妹將隨乳媪睡。適乳媪有弟來博萊沙白。候其姊。乳媪出應。乃囑二兒出外暫息。柯撒與其妹見乳媪去。正欲取帽出。忽見乳媪花髻。置於桌上。柯撒見之。頓觸一事。不覺遊戲之心。油然而生。乃呼杜列曰。阿妹。我今日將作戲。我今日將帶奶姆髻。穿奶姆衣。立於高蹻上。學作奶姆。我登高蹻。今日與奶姆比。長短不相差。且有長衣。人當不見我足。阿妹速爲我衣。我當至老亞母處問疾。往常奶姆去。余能悉學其語。今日去看渠能識余否。阿妹。

## 將家子

此真快事。速爲我裝。杜列素聽兄命者。至是遂爲之。衣長衣。帶黃花髻。裝畢。杜列大笑曰。不賴不賴。汝衣則是。汝面則非。且汝首太瘦。人必識汝。柯撤聞言。忽復生計。乃以布包裹首上。然後加髻。於是背後望之。肥胖與乳媪埒。裝時。柯撤把鏡大笑。杜列見之。亦吃吃笑不已。旣而裝畢。杜列又取乳媪面網。加於柯撤面。於是柯撤乃大喜呼曰。快哉。如是人。且無識余者。於是乃與其妹悄悄然下樓。至草地。維時天色薄暮。夕照依稀。柯撤遂立高蹠上。遠遠望之。與乳媪幾無少異。行出草地。至近亞母家處。柯撤乃囑杜列曰。汝守於此。毋隨余來。因汝在。

小 說 林

余必失笑。不能多言。汝在此。我歸。且悉以事告汝。言畢。柯撒遂踏高蹠自去。至亞母家。亞母之女方外出。亞母獨坐於小屋內。柯撒見之。遂仿乳媪聲問曰。阿母。今夕大好。余適抽空。得來一視阿母。亞母就暮景中。未能細認。覩花髻。知爲參將家乳媪。急起應曰。大娘連日好。日間恁忙。請入室小坐。柯撒聞聲。幾將失笑。乃忍笑應曰。謝阿母。阿母連日風濕病少痊愈否。亞母曰。多謝大娘。連日托福。稍覺舒服。但迴憶前日。日形昏老。前察大娘狀。恁地鮮美。端的有福。柯撒聞言。知老婦墜其術中。益覺忍笑不禁。立於高蹠上。身側幾跌。乃急虛文數語。與

## 將家子

亞母話別而出。然話聲已與前異。亞母送出門後。不覺失詫。曰。解大娘子今夜想有疾。何前後語聲絕異。必路途辛苦。受涼所致。今夜渠急不少待。老身當俟後日。再與渠講話。言畢。遂入。柯撤去不逕歸。繞路過禮拜堂。二中教士方立戶前。維時天色益黑。禮拜堂前。雜樹迷離。教士見黃髻者。踽踽而前。識爲參將家乳媪。乃起致聲。曰。媽媽今夕好。柯撤急仿乳媪聲應曰。先生今夕好。教士未察。遂復言曰。媽媽辛家兩幼子想早安睡。得能抽身。惟辛家小柯撤。英姿秀出。日間當難離媽媽右。柯撤仍仿乳媪語應曰。我家小主人端的纏擾。每日膩擾煞。



人。柯撒數言。悉得諸前日乳媪口中。特教士與乳媪不相厮熟。不應作如是密語。教士聞言。頗覺希異。乃應曰。小兒性情。本多頑氣。脫余看護。當不覺若是。願媽媽歸視汝家小主人。渠且速改矣。言畢。遂閉戶告別。柯撒既去。不覺放聲大笑。笑甚幾仆而下。立半晌。乃始開步。行至路隅。見有二人影搖搖而至。疑別有人來。供其笑劇。細視之。乃爲乳媪及其弟二人。柯撒見之。不覺喪氣。特柯撒尙氣不肯潛避。乃立而待。乳媪走近。初視之不覺訝異。暗念來者何人。衣則已者。髻亦已者。何一村有仝服之二人。然又不敢冒昧遞呼。細認至足下。見高蹠蹠。

乃悉破其僞。因立而呼曰。前來者非爲我小主人。當剗我眸子。渠必衣余服。僞余爲戲也。乳媪且言且行。柯撒見乳媪來。急自高蹻跳下。乳媪至。急剗其面。網去面露。乳媪之弟自旁觀。柯撒面復覩其形。不覺放聲大笑。笑吃吃不休。乳媪乃怒呼曰。約翰。汝亦瞶瞶。人家惱怒。汝反嘻皮笑臉。令小兒無懼。汝何以對人家。且令小兒見之。自謂所作聰明。後此將益加甚。乳媪呵責其弟時。柯撒見約翰狂笑。不覺亦反失笑。乳媪益怒曰。小主人。汝今所作。竊小公子便當爾爾。言時復去其衣。復言曰。爾自作當自受。我且告汝祖父母。旣而曰。汝祖父母來。

矣。看汝若何。維時參將夫婦適攜杜列徐步來。聞聲急  
停步而視。瞥見柯撒狀。花髻在首。真堪絕倒。約翰見參  
將至。急避於道旁。乳媪至參將前。便將前後事絮絮縷  
述不已。柯撒是時正憶及騙老亞母及教士事。非惟不  
懼。反掩口胡盧而笑。參將聽乳媪語。乃大加申斥。令柯  
撒伏罪。杜列在前。劃面而笑。參將責柯撒曰。柯撒吾始  
終戒汝。徒戲無益。汝屢不從。今又兒戲。以汝所爲。雖無  
是物。亦無事。不可爲。寧知游戲無終。雖小必戒。汝慎之  
慎之。夫人亦數之曰。孫兒汝大父所言。悉爲金玉。今不  
汝責。已出萬分幸。汝當速至汝奶姆前。頓首伏罪。嗣今

以後。慎勿再作兒戲。柯撤受責。唯唯伏命。既而攜高蹻。偕家人歸。

跌傷

新秋初至。天氣漸涼。稻草高黃。迷蔓遍野。草地之草亦憔悴。作乾黃色。柯撤兄妹二人。常游于草地。作諸般遊戲。或立而唱歌。怕手爲樂。或立而相撲。顛仆於地。或杜列臥。柯撤取亂草鋪其面。或柯撤臥。仰而視青天。兩小無猜。遊戲無節。一晨。天氣稍熱。柯撤欲出。杜列以畏日光。故未應。夫人乃不許。柯撤曰。無妨。孫兒出。終不遠離。參將在座。謂夫人曰。縱之。此間悉平疇。無枝可攀。無河

可越。當無險者。於是夫人乃允柯撤請。柯撤得命。恍如野馬脫羈。四肢畢舞。精神斗生。才出門。卽投草地上打滾。旣而取帽在手。拍手放歌而去。柯撤旣去。參將夫婦坐於堂。垂午。柯撤未歸。夫人乃謂參將曰。柯撤何尙未歸。余懼又蹈故轍矣。參將方閱報畢。應曰。無妨。此兒善戲。必又在何處惡作劇矣。活潑乃小兒天性。雖余少時亦不免。特渠在外何作。余無事姑一尋之。夫人曰。日光甚烈。能令柯撤速歸最佳。言畢。參將乃徐步而出。立門前。掀髯遠眺。向者柯撤在外遊戲。必有小兒聲。尋者得以聞聲而去。及時四下無聲。參將乃立於野而望。四顧

將

家

子

無柯撒影。遙見數傭人。方荷鎌。又向參將探望。參將見之。乃始心疑。嘿念柯撒素信寔。未嘗一失時。何以今日乃欺祖父。不踐前言。然祖知孫切。仍立而待。既見傭工者。仍向之熟視。若有所言。則又自語曰。奇哉。我柯撒其藏於草堆中。與我大父戲耶。彼傭人當知其所在。言畢。乃步而前。至諸傭側。詢柯撒所在。諸傭見參將來。羣脫帽爲禮。然皆嘿立不作聲。若有所驚。參將乃問曰。爾知柯撒歸乎。一傭戰競應曰。歸矣。已送之歸也。參將失驚曰。送歸耶。以何事。一傭接聲曰。官人想未知。官人竟未聞乎。參將急問曰。聞何事。諸傭相顧作色。既而應曰。跌

傷。參將失驚曰。跌傷耶。我孫兒乃跌傷乎。傭指路後曰。小公子繞此路歸也。參將聞言。噓氣作冷。急回。亦無半語。將抵家。參將行急。幾扳而蹶。及抵門。忽自語曰。母然。余若此。家中當益驚惶。姑靜鎮以觀其後。思及此。參將乃緩步入。

### 騎麥堆

前章言柯撒受傷。我書必詳述其故。當柯撒離家出。歌而至野。野中傭人方刈麥。後又麥草作堆。載而登塲。柯撒見之狂喜。急奔而前。雜衆傭內爲之刈草甚忙。忙半日。至午。傭人欲膳。乃堆麥束上車。擬載而歸。麥束愈堆

## 將家子

愈高。高與簷齊。柯撤在旁觀之。頗有興趣。既而車且行。柯撤忽得一意。令衆傭扶上麥堆。驅而就道。衆傭未應。柯撤曰。無妨。我騎麥堆。僅驅至柵。即扶我下。當無所害。速扶我上。速扶我上。柯撤聒衆傭急。衆傭素知柯撤英雄。且宿昔在村。其父常遊戲出人意料。將門公子。當另眼相看。以故遂允柯撤請。乃扶之上堆。與一人全載。既而車徐徐行。柯撤在上。登高而呼。歡喜無已。既而車行至逼仄處。車軌忽側。柯撤出不意。一掀而下。惟聞呼然一聲。柯撤已墜於車下。衆傭見之。急停車而視。瞥見柯撤仰臥於地。昏不知人。氣息僅屬。羣相顧失色。莫敢作



小 說 林

聲。少焉諸傭乃輕輕伏下。扶柯撤在手。屏息靜氣。徐步扶至參將家。爾時諸傭皆如失音鳥。無敢作聲者。及抵參將家。夫人方憑窗而望。見諸人來。知有異。乃招手迎之。諸人抵門而止。夫人啓戶迎入。瞥見柯撤狀。驚極。不。一。聲。貌失色。若有無限恐怖者。既而麾手令衆傭入。抵一室。室有浴盆。有衣架。常日客至。每作寢室。諸人扶柯撤入。夫人令眠之於榻。乃熟審柯撤容。則見貌灰黑。唇堅閉。一息奄奄。夫人乃急顧諸傭曰。誰能爲余速駕延醫生來。羣傭聞聲。皆推其帽致禮。悄然遵命退。羣傭退。夫人復起審視。知急疾不可稍延。乃按鈴呼乳媪。乳媪

將

家

子

來見柯撤狀。驚甚。幾失魂。轉顧夫人。穆然無聲。遂亦嘿然。既而門聲呀然。履聲橐橐。參將自外至。夫人見參將來。相視無語者久之。既而曰。命尙未絕。語至此。復無聲。少選。復曰。余已喚嘉午延醫生來矣。參將曰。不如余自出延之。霍古醫士當不在室。嘉午不曉事。當不另延。不如余自出爲佳。既見夫人狀。乃曰。或余守於此。另喚僕延他醫乎。夫人曰。不可。君自行。較爲妥貼。於是參將遂出。夫人獨坐於室。靜俟醫生至。以醫柯撤。然人逢事急。則度日較長。夫人坐於室內。顧孫兒。頽然挺臥。外候醫生至。則馬蹄聲杳。望眼欲穿。一刻之中。心緒萬變。維時

杜列方晝臥樓上。夫人乃遣乳媪上樓。以羈絆之。懼杜列醒。聞其兄急傷。杜列愛兄心切。必且驚惶無已。維時窗外人聲寂然。夫人惟聞啾啾唧唧。樹鳥顛撲飛鳴。

安靜之由

醫生來。柯撒醒。調攝敷治後。衆人漸有喜色。然一跌後。柯撒受傷。將來能否復歸善跳善跑。在醫生亦不敢逆料。於是夫人復憂形於色。然柯撒蘇醒。神氣大復。後嘿察衆人狀。不欲再加煩惱。於是飲苦藥如甘飴。忍痛不大聲呼。於是夫人之心漸慰。然傷處疼痛。實難忍受。每痛至萬難忍受時。不得不噉呀呼痛。然反見夫人在側。

## 將家子

則又反顏爲笑。笑謂祖母曰。大母今日似傷甚。然孫兒自覺傷不如人言之甚也。祖母憂孫兒。日後須當兵。小傷必能忍受。夫人聞言。不覺涕隕。疼痛本無傷。夫人特懼四肢損壞。將來或成殘廢。何以告其父親。因此不覺墜淚。然醫生之言。柯撤寔未之聞。特柯撤性靈。數日中。嘿聽人言。竟爲所知。一夕乃問夫人曰。嗣後孫兒可跑跳如舊乎。可踏高蹻如舊乎。可釣魚援樹如舊乎。脫不然者。苦殺孫兒矣。然則孫兒將永不能當兵乎。言至此。柯撤心中萬分抑鬱。覺前日迷樹林中時。懼猛獸吞噬。較之尤覺恐怖。夫人見柯撤狀。極意慰藉之。然柯撤

之心終快然。既痛前日之傷。又懼日後成殘廢。因此臥床上。常輾轉不安。時或憶及。則小眼中兩淚盈盈。背其祖母偷拭。即他人譬解之。亦半疑半信。一日金西塢男爵聞柯撤事。親命駕來候。柯撤見男爵。不復如前日之活潑。臥於床上。欲起不能。淚承睫中。謂男爵曰。余其永不能作兵乎。余其永不能作兵乎。男爵徐扶其手。微應曰。或者如是。柯撤素不聞是語。至此益覺失望。乃放聲而哭。男爵曰。無然。子欲當兵。子欲作一人之兵乎。作萬人之兵乎。夫披甲執銳。博性命於血肉中。此特一夫之勇耳。禽獸有爪牙。有蹄齒。亦能噬人。與人爲敵。一人

將 家 子

將家子

九十

之兵。何以異此。萬人之兵。制用在心。心卽我向之所謂。天君者。心兵所發出。可爲兵。入可爲民。形骸雖廢。正氣自完。在我英爲納耳孫。在支那有孫臧之流。皆形體不完。而武功昭於天下。形體所以附心。子能脩心。何患形體不完。何患不能當兵。况子之傷。未必殘及手足乎。柯撤聞言。乃始收淚。旣而男爵續言曰。修心何術乎。言爲心表。行爲心聲。慎爾言。謹爾行。毋過怒。毋造誑。毋違親命。毋逆善言。毋以兒戲戲人。無以弱小自懦。凡此諸用。悉恃爾心。爾爲爾心兵。葆爾天良。衛爾靈明。見惡如淤。泥。惟恐陷入。爾惡退。爾敵亦退。爾之兵已奏凱旋歸矣。

小 說 林

特恐見惡而遲迴。如臨敵而氣懦。故尙武精神。第一在於冒險也。小友爾今受傷者。天所以令爾修心也。爾能修心。諸惡不染。爾豈非已成第一健兵乎。區區之傷復何恨。柯撤聞言。乃始轉憂爲喜。微微有笑容。男爵乃復言曰。汝心旣修。汝體自正。他日握槍挾彈。投入我今上女皇營中。克敵制勝。以衛我國。以奠我英。其成功可以傾刻見實。特恐中道而廢。以抵無成。否則老夫有望於小友不淺矣。男爵設此一番話。柯撤不覺欣喜。喜甚覺疼亦稍止。旣而男爵復取古事絮絮證之。於是柯撤之心大喜。及男爵去。柯撤遂臥於床。悠然自得。不復有所

## 將家子

憂鬱。家人以柯撤抱病不呻。且能安貼。羣羨其能忍。特柯撤心中。早有男爵先入之言。故覺熱望活潑。遂致痛瘡亦稍止耳。向日柯撤以瘡痛故。每厭聞人語。及時杜列來。柯撤亦樂與之款接。杜列亦善解人意。知兄痛苦。遂常作諸戲誘柯撤笑樂。參將無事時。亦來榻間講舊日兵間事。以博柯撤喜悅。夫人多暇。每日必取今古異事。口講指畫。以娛孫兒。然柯撤於祖父母言時。每樂聞不厭。直至祖父母觀其有倦意。始自引去。以故柯撤受病。家人未嘗騷擾。獨杜列慣偕兄遊。至是失一伴侶。於時參將遂親攜之遊玩於紅花綠樹間。以長其趣。然夫



人則常在孫兒室也。

帖奴

隔數日。金塢西男爵。遣柯撤一狗。狗名帖奴。其形甚小。毛茸茸然。馴而且慧。柯撤愛之如拱璧。常眠之於枕。或把玩之。與之捉耳。撕毛作諸般戲。於是沈寂無聊中。又得之解語物。爲之破寂。柯撤愛狗甚。每逢人來。必以狗示之。且稱其馴。人亦樂譽之。以博柯撤歡。一日柯撤自窗縫中。見呂革過。又欲呼之入。以狗示之。夫人以呂革素不許入內。不許。命柯撤取狗自窗外授呂革把玩。柯撤欲親譽之。乃聒祖母曰。大母孫兒自病後。未嘗一見

## 將家子

渠面。今日余必一與渠言。夫人見柯撤意誠。遂允其請。乃自窗間招手引呂革入。呂革在窗外。見老主母招喚。疑有命令。遂推帽恭然。歷階而上。及聞夫人令之入室。視小主人。不覺大樂。然參將家令嚴。仍遲迴不敢遽進。及夫人再命之。乃始執帽在手。恭謹而入。呂革自來參將家。未嘗一履寢室。及是抵門。見室中絨氈鋪地。花紋如錦。室中潔淨無纖塵。不覺倒退。乃當門而立。不進。夫人曰。入之。呂革曰。主母余鞋沾泥。恐污地氈。容呂革脫鞋再入。夫人笑曰。無須。汝來自草地。當不污穢。汝姑入。吾孫兒方有言語。汝於是呂革乃戰兢入。入門。呂革懼。

鞋穢。輕聲屏氣。以足尖著地而行。行時身欹側如舞。柯撒自旁觀之。不覺失聲而笑。呂革聞笑聲。急迴首。瞥見柯撒狀。其面沈白如鬼。瘦骨不盈握。不覺驚立。柯撒見之。遂問曰。呂革爾何爲。想我面龐消瘦。久不見人人見我者。故詫異乎。呂革點首。柯撒曰。呂革汝夜間出亦帶煖帽乎。我亦愛帶之。脫我帶汝帽。他人視之。當且如何。言畢。遂笑。然笑聲微細。與前大異。呂革見之。又覺失驚。然仍反顏爲笑。以博柯撒歡。向日呂革善笑。笑時聲極希異。柯撒聞之。每每絕倒。及時嘔。呂革重作之。柯撒乃大笑。旣而柯撒延呂革至榻前。請觀其狗。觀時。柯撒曰。

## 將 家 子

呂革我狗大美。目健視可愛。尾修茸且和暖。想汝畢生未必曾見是種狗。然汝欲觀時。汝不能將去。汝宜至我室。緣我一日不能捨我狗。我狗矯捷。我病未痊。因之不能令渠縱玩。余亦不能在草地上踏高蹻。言畢遂歎。呂革曰。呂革向在場。每見小主人出與呂革談話。自小主人傷。令呂革草地上。遂久不見小主人踪跡。的是悶人。呂革不知醫生何無能。乃令小主人久眠不起。柯撒曰。是非醫生過。醫生與我大父母每望我早日愈。特我背尚未愈爲可恨耳。然余料其必速痊也。維時夫人已出。呂革見夫人出。始覺自由。正欲作種種狀。令柯撒笑樂。

適外間乳媪至。遂急起告出。乳媪爲人。素愛柯撤。其懇摯之情。夫人亦深信之。及柯撤受傷後。乳媪伺候。益形周至。病榻之側。柯撤得乳媪來。覺心神怡曠。故柯撤愛乳媪甚。一日柯撤謂乳媪曰。如我柯撤。亦可爲頑劣少見者矣。乳媪曰。否。如爾之能息心靜養。我於爾儔輩中。亦所罕見。平日如爾。慣兒戲。致令人厭惱。及至送苦葯。進而獨無他言。甘然樂受。此種平和氣質。卽暴戾丈夫。每每不能於兒童中得此。蓋亦鮮見。且爾當甚痛時。每忍痛爲笑。益令我稱羨不已。然乳媪雖贊美甚至。而柯撤至不能忍時。又每每多所煩惱。惟後則又翻

然自悔。曰。余愚鈍。不應又蹈故轍。則又悵然者久之。於是數日來。柯撤每自慙自艾。以練心胆。

耶穌生日

新秋漸老。爽氣迎人。柯撤之病亦漸痊。可。倫敦醫生至。相驗既竟。暢然大悅。美柯撤能耐病。病體遂易痊。可。日復一日。柯撤面色漸腴。氣力亦日增長。一日居然能步至榻下。自屋東步至屋西。於是家中益喜其能免折脛患。維時綠草增紅。看山留翠。金塢西男爵家蔓蘿園內。新橘初熟。飛紅滴翠。著樹皆滿。就夕湯中視之。但見燦灼如金。更增異彩。男爵知柯撤病痊。遂親命車偕之來。

小 說 林

柯撒久不見園中景。至此又增異彩。游玩既盡興。男爵乃命路西得伴之歸。隔數日路西得又奉男爵命伴柯撒赴蔓蘿園。參將夫婦亦以路西善伺察小主人意。遂安然以柯撒托之。自是以後柯撒足跡遂每在男爵家。時或杜列與乳媪亦與之偕去。於是蔓蘿園中。二小常趕園捉迷藏爲戲。怡然快樂。度日如忘。日復一日。耶穌生日且至。男爵循例送柯撒禮。禮豐逾於其祖父母。柯撒受物。見物多。遂重以之賞呂革。諸物中有圍領巾。乃柯撒在海東專買以賞呂革者。及是日柯撒得暇。遂將物奔至呂革所。時呂革及其妻方圍爐對飲。見柯撒入。

## 將家子

皆驚起。柯撒取巾至呂革前。直裹其頸。呂革受圍。氣幾爲咽。其妻見之。不覺大笑。柯撒結巾後。乃曰。呂革爾美哉。我巾顏色如爾面龐。爾幸勿脫去。失爾美麗。柯撒言後。其妻又放聲大笑。柯撒留少頃。遂跳而去。至他處纏擾。於是此佳節日。柯撒一家羣欣欣有喜色。詎同日中金西塢男爵宿疾忽發。金塢西男爵素日每有憂疾。然其憂鬱態。每不肯稍露人前。惟背人暗歎。及至佳節日。萬戶欣欣皆慶團聚。獨爵邸一老人。悄然寡歡。膝下有兒在。未嘗至庭前。一承歡笑。於是寂寞孤悽。奄奄不樂。乃赴參將家宴。參將及夫人素知男爵有病。以兒李雀



小 說 林

在倫敦奄留不歸故。然知男爵愛兒心切。不欲聲言兒過。以故嘿知不言。然李雀之事。鄰人皆知。羣噴噴聲其罪。謂遨遊忘歸。傷父之心。此言所出。一日忽傳諸柯撒耳中。柯撒又聞李雀在外。借累甚鉅。猶太人之母錢。亦不惜受重利告貸。他日其父之產。且爲所破。柯撒聞之。遂嘿記在心。然亦不敢面告男爵。詎知男爵在外。早經知悉。及飲宴歸。時已薄暮。明月初升。月光中坐於馬上。酒氣上湧。憂思益來。思前想後。憤悶無已。不覺仰天而嘆。既而馬徐徐抵門首。男爵舉目望家門。則見鼓樓高聳。雉堞依稀。牆綫紅塗。庭柱金縷。扶疏雜樹。披拂前後。

高者參天。月光當塗。屋影迷人。男爵周視舊舍。追念前勳。愈益愴動。及入門。遂倒於椅。愀然鬱歎。向者男爵當晚不寐。必起閱報。及是遂置報不閱。坐而不眠。輾轉憂思。遂成疾病。自此日後。男爵遂臥榻不起。

## 奇諫

去耶穌生日無多時。轉瞬已是正月。男爵仍臥床不起。然男爵之病非寒非熱。非風非濕。神氣清明。語言郎晰。惟畏見人。日則迷迷如囈。夜則怔忡不能寐。日復一日。身體漸耗。四肢疲乏。於是臥床上。遂弱輒如小兒。醫者至羣謂病由心經。非先治其心。疾不可葯。參將及夫人

素知男爵疾以兒故。故傷其心。又以睦誼故。每日望候。既見病日重。乃竊與路西得議。作書於李雀。請以父病速回。路西得初懼小主人見信。不即回。又懼小主人不在倫敦。尚遲疑未決。及見主人疾甚。乃斗然下書。親郵送之。日夜盼望小主人歸。柯撤初聞男爵疾。心甚焦急。欲一見之。然路西得以男爵畏見生人故。不令前。及柯撤聒之急。路西得一日乃至男爵前。述柯撤意。欲求一見。男爵聞言笑曰。是兒其念我耶。然則姑留五分鐘。令是兒明日來余榻前見。余老朽。男爵許後。路西得述男爵意。通知柯撤。柯撤大喜。明日晨起。遂隨其祖父同來。

將

家

子

下車路西得引之入。進見男爵入門。柯撒歡喜愈常。及抵寢門。反羞愧。蹶跽不前。路西得方扶之進。微聞室中男爵弱聲呼曰。小友進。柯撒乃斗胆進。至榻前。柯撒乃嚶嚶述望病大意。望疾語柯撒向未出諸口。及時言畢。不覺面色大紅。男爵見其孩態。反覺甚樂。既而路西得起命柯撒出。令男爵安臥。男爵止之。乃叩以在家數日來情狀。柯撒於是緬述家中狀況。言至中間。柯撒興會酣濃。遂忘拘謹。及言至小狗子帖奴如何馴慧。如何能作戲。男爵不覺反顏爲笑。及後男爵覺有倦意。乃命之出。嗣是以後。柯撒遂常至男爵榻前候疾。一夕下午。夫

人攜柯撤至爵邸。入門路西得迎見。謂男爵方臥。未容見客。乃開書室門。取小說數種。畫數幅。令柯撤暫候於內。路西得遂閉門出。柯撤在室。室有狗名齧餅。乃男爵所愛者。亦叅於內。柯撤見之。乃抱狗觀書畫。正閱至興濃時。忽聞有人語聲在外。既而一人推門入。入且語曰。彼得我俟於此。父親方臥。想不能擾。維路西得下。囑其轉致言小主人已歸。余俟於此。他無所需。言畢。遂閉門入。其人入。柯撤起。其人瞥見室中有小孩。在不覺愕然失驚。柯撤熟審其人容。則見面目與男爵仿佛。頓憶油畫狀。知爲蔓蘿邸公子李雀。乃卒然前問曰。君其金西

將

家

子

塢男爵之子耶。既而曰。余誤矣。君蔓蘿邸公子耶。覩君貌。劇與壁間油畫相似。維爾時君年尙幼。面色較爲秀嫩。言畢遂笑。李雀聞柯撒言。漫應曰。然。想子必覩我油畫。而知余貌。惜余年長。面色漸改。特子思之。豈余之貌必常秀嫩如昔日者。柯撒曰。是亦不然。惟余殊樂君歸。男爵疾可愈矣。李雀曰。何也。柯撒曰。以金塢西男爵常望君歸。迄今君歸。男爵已病。或君早歸。男爵未必致疾。李雀聞言不覺失色。如惱恨者。乃端坐於椅。就柯撒問曰。觀子言殊與我家密邇。乃熟知我家事。若此。我今欲請教子名。柯撒曰。我名柯撒。辛樂登。李雀曰。博萊沙白。

之辛樂登耶。柯撒曰。是我大父及我大母及杜列皆居於此。我父親則在印度。李雀曰。然則我父病何以留子在此。柯曰。我來視男爵。適眠。今君來。渠設醒。必先見君矣。柯撒言畢。如覺失望。李雀聞言。遂不答。舉首他顧。若忘有人在側者。於是二人嘿然者久之。既而柯撒忽發言曰。蔓蘿邸公子。余向疑君不若是惡。今觀之。乃尤甚也。柯撒此言。李雀警聞之。不覺狂怒。乃迴首問曰。子何言。我何以惡。子何疾。余若是。余豈魔鬼食人者耶。柯撒曰。是則否。特君之惡。君不自知。李雀曰。我何故不知。我何惡。柯撒訥然久之。乃大聲曰。人皆言君喪父之心也。

## 將家子

李雀曰。人言然耶。我謹拜謝。李雀言畢。放聲而笑。然其笑聲。稍有知者聞之。當知其惱怒已不可言喻矣。柯撤聞笑。知己獲罪。遂盡情言曰。君果喪君父心耶。若然。我不樂君。君亦不能博君父歡。君終不能愛君父。特我則愛君父者也。柯撤言時。口唇皆戰。熒熒欲涕。李雀是時不覺心動。乃忍怒問曰。子言殊然。子能告我以家難。我亦無怪。惟子之言。我父告爾者耶。柯撤正聲曰。否。男爵殊未嘗告余。惟君之作事。路人皆知。余每與男爵語。及君。男爵每蹙眉不告。以是余未嘗聞男爵一言。然男爵之心。實以君故不樂也。李雀聞言。爽然若失。嘿然無語。



首沈於懷。垂而深思。惱怒之態漸去。良久。柯撤乃投近李雀懷。執其手問曰。君果樂博。男爵歡耶。然則君胡不謝過。李雀是時如忘舊事者。自語曰。其謂謝過。遂置前事不究耶。柯撤曰。吾大母終不究。吾有過。向大母謝罪。大母惟戒余。切不再犯。前事終不問。李雀曰。他人未必皆如汝家大母。柯撤曰。男爵實然。李雀曰。於何見之。豈子前亦觸犯我父耶。柯撤見問。遂將前日碎蠟人像。叨叨絮述。言甫畢。門外路西得忽啓門入。見李雀。遂言老主人尙嘗憶。或俟醫生至。令之起。或逕入稟告。李雀曰。母然。我父病。驚醒不宜。不如候醫生至。與之偕入。言後

乃根問男爵病勢。路西得見問。遂連番聲訴。不加隱蔽。冀感李雀聽。以愈男爵疾。言時柯撤遂抱狗至室隅。自觀書畫。未幾參將遂來。攜之回博萊沙白。

小馬

柯撤歸時。李雀尙在書室與路西得語。及路西得出。李雀一人。蹀躞室中。萬念俱起。向者遊興豪邁。遂棄家不顧。及今道路藉藉。乃致爲小兒所羞。殊堪自愧。因愧生恨。追悔莫及。嘿念一生母早世。猶幸父在鞠育撫養。乃得作亭亭少年。立身社會。及今棄家而去。且費用浩繁。以虧家資。又累老父奮恨。以致感疾。推原禍始。悉由一

念之差。卽今名敗聲隕。覺天地雖大。容身無所。思念及此。恨極欲死。轉念父疾由已。所致倘已回心。父疾或能少緩。思及此。則又一念孝思油然而起。愈思愈摯。愈摯愈切。春和之氣。忽溢於眉睫間。頓覺一片光明。黑闇盡失。正在此時。醫生至。李雀遂伴之入。李雀入見男爵後。其父子間作何語言。外人亦無從擬議。惟明日柯撤入見時。李雀侍於父側。容貌較昨日大異。男爵病面亦露笑容。面謂柯撤言。胸膈間煩悶已除。惟身體疲軟。尙須調治云。日復一日。男爵之病。逐漸痊可。柯撤見之喜悅逾恆。李雀自歸後。遂曲盡子職。面許男爵不再出遨遊。

將

家

子

浪擲。嗣後將在家經理家事。以代父憂。於是男爵遂大喜。病不久卽全愈。李雀果亦不出。在家每無事。常至博萊沙白謁參將夫婦。致禮倍曩時。於是參將夫婦均譽美之。卽路西得向素怒公子者。至此亦羨其能改。李雀又愛柯撤。常與之嘲諧。然柯撤爾時已不復如前日之頑劣。勇而且慧。參將見其謹飭。遂賜以一小馬。柯撤乃乘之。常與李雀遊騁爲樂。一夕柯撤謂夫人曰。大母孫兒平時每作禍。以嘔他人。及今孫兒漸不作禍。大父乃賜孫兒一馬。孫兒坐之。覺年忽長。特孫兒重思之。脫孫兒袋中有錢。悉樽節不用。得能爲杜列買一馬乎。夫人

小 說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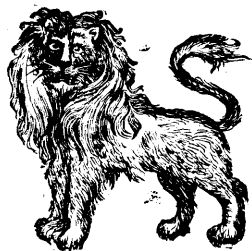
曰。馬耶。柯撒曰。然。脫杜列得一馬。不知若何美麗。脫令杜列與孫兒同出。孫兒可代爲援助。大母究竟孫兒能爲杜列買一馬乎。夫人聞柯撒語。不覺失詫。嘿念柯撒乘馬。當不能兼顧杜列。乃諉應之曰。柯撒爾不必急。脫杜列長欲馬者。大父必爲渠代買。以余視之。杜列懦當不樂冒險也。柯撒聞語。如覺失望。乃曰。大母。然則孫兒當省錢爲杜列別買他物。底事杜列胆何小。孫兒思之。女子終遜於男人。孫兒自樂不爲小女子。惟孫兒視杜列。必須平等。杜列喜泥媛媛。孫兒當爲之買泥媛媛。夫人曰。若然。杜列當悅汝。自此以後。柯撒遂常騎馬獨出。

將家子

將家子

百十四

遊於曠野。或至蔓蘿園。與男爵父子釣魚看花爲戲。以消永日。然蔓蘿園中。梧桐影下。男爵父子攜手遨遊時。每當柯撤來。男爵眉目間。每露一股感激欣異之容云。



1848

光緒戊申年四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著述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新馬路福海里  
小說林活版部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蘇州宏林書局  
常熟海虞圖書館

分售者

各省書局

(將家子)

定價大洋貳角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監督江海關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芝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爰糾合同志集有成欸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譯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廨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版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記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批示分行縣廨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凜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

三月十一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424B



是

人